

彝族知识丛书

𐤎𐤏𐤓𐤕𐤖𐤗𐤘

彝族古籍文献概要

黄建明 著



𐤎𐤏𐤓

云南民族出版社

序

建明君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几易其稿，终于写出了《彝族古籍文献概要》一书。该书使用了大量彝族文献资料，介绍了彝族古籍文献的概貌，在这一学科领域可谓做了件开创性的工作，实在不易。出版前，他要我写个序，说几句话。我对彝族古籍文献虽有兴趣，但没有专门研究，实在说不出什么有见地的话。但我这几十年一直与藏缅语族语言学打交道，对彝缅语系统做了一些研究，特别是结交了许多从事彝族语言、文学、文献研究的朋友，他们对我的真诚信任，使我不能不写几句自己的感受。

彝族古籍文献是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彝族的历史瑰宝。彝族古籍文献丰富多采，其研究对于继承彝族传统文化，丰富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宝库，促进当今的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早在40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如马学良、杨成志等先生，就已认识到整理、研究彝族古籍文献的重要意义，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做了拓荒、奠基工作。近几十年来，彝族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有了很大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的彝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教学队伍。这批中青年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具有深厚的感情，许多人受过专业训练，朝气蓬勃，勇于探索。他们甘心坐“冷板凳”，边学边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成果。本书作者是这支队伍中的佼佼者。《彝族古籍文献概要》一书的出版，反映了我国彝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的新进展，标志着这一研究已从单纯的文献整理、翻译转向综合分析研究，

从具体现象的分析到高一层的理论建设。

我认为，该书的价值之一是作者对彝族文献基本情况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框架。我们知道，彝族历史文献不仅丰富，而且非常复杂，其内容涉及到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其形式又因地而异。从纵向上看，它可以上溯到彝文成形的明代之前的年代，而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则更为遥远；从横向上看，它涉及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不同地域、不同方言、不同支系都对文献的特点产生不同的影响，造成文献的各种变异。要对如此纷繁多变的历史史料进行筛选、归纳，拨开离散的假象而探出其内在的密切联系，是需要对彝族文献有丰富的感性知识和较高的驾驭文献的能力。从文献内容的分类到记录材料的种类分析，从文献语言特点到版面形式（乃至标点符号），作者都做了分析描写，给读者展示了一幅彝族古籍文献的整体画面。

这部书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不但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其中包括民间传说、史籍记载、社会调查资料等，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见解。如彝族古籍文献的起源、上下年限定界问题；彝族古籍文献分类问题；对文献语言特点的认识等。这些见解，对建立彝族古籍文献学都是必要的。

在我国，综述彝族古籍文献概貌的，这本书算是第一部。正因为是第一部，难免在一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不管怎样，它已为这一专题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因而是值得称道的。

彝族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虽然已取得不少成绩，但作为一个新学科的建设，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彝族古籍文献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民族文献的特点，要建立自己的体系需要

付出很大努力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依靠各方面力量的配合。随着彝族古籍文献的不断发掘和整理，必将进一步扩大研究者的视野，出现新的研究内容，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可以预计，彝族古籍文献研究在今后一个时间内必将向纵深发展，出现新的局面。

祝愿作者今后在彝族古籍文献的研究及培养整理、研究古籍人才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戴庆厦

1993年12月10日

于中央民族学院

目 录

序	戴庆厦
一、 导言	
(一) 彝族古籍文献的界定	1
(二) 彝族古籍文献的起源	4
二、 彝族古籍文献的材料种类	9
(一) 树木文	9
(二) 骨头文	11
(三) 竹简	15
(四) 皮书与帛书	18
(五) 金石彝文	20
(六) 纸书	45
三、 彝族古籍文献的制作方式	49
(一) 书写工具	49
(二) 木刻技术	52
(三) 石印与铅印	58
四、 彝族古籍文献的款式与书面形式	62
(一) 书面形式	62
(二) 目录与页码	66
(三) 书名与作者署名	68
(四) 成书年代款式	73
(五) 彝文文献中的“者”	77
(六) 前言与后语	80
五、 彝族古籍文献的装帧	90

(一) 版面形式	90
(二) 插图	91
(三) 装订形式	104
六、彝族古籍文献中的符号	107
(一) 标点符号	107
(二) 替字符号	109
(三) 替前符号	112
(四) 改错符号	114
(五) 段落、章节、书名符号	116
七、彝族古籍文献中的语文特点	118
(一) 语音特点	118
(二) 用字特点	121
(三) 词汇特点	124
(四) 语法特点	129
(五) 彝文文献的语言艺术	133
八、彝族古籍文献分类	144
(一) 传统分类法	144
(二) 历代学者分类法	145
(三) 彝族古籍文献分类之我见	151
1、按方言(支系)分类	152
(1) 诺苏文献类	152
(2) 乌撒文献类	152
(3) 纳苏文献类	153
(4) 撒尼文献类	153
(5) 阿哲文献类	153
(6) 聂苏文献类	154

2、按学科与内容分类	154
(1) 宗教类	154
①作祭	155
②超度	155
③兆卜	155
④咒语	156
⑤驱邪百解	156
⑥祈求	157
(2) 历史类	157
①历史神话	157
②史实记载	158
③谱牒	158
(3) 伦理、哲学与教育类	158
①伦理	159
②教育	159
③哲学	160
(4) 政治军事类	160
①公告	160
②契约	164
③治国安邦	164
④军事	165
(5) 科学技术类	166
①医药	167
②数理	168
(6) 天文地理类	168
①天文	168
②地理	170

(7) 文学艺术类	171
①神话与民间传说	171
②谚语格言	171
③诗歌	172
④散文和小说	172
文艺理论	172
(8) 语言文字类	173
九、彝族古籍文献的收藏与传播	175
(一)、彝族古籍文献的收藏	175
(二)、彝族古籍文献的传播 (教育)	180
参考书目	184
后记	187

一、导言

(一) 彝族古籍文献的界定

彝族古籍文献指的是古籍文献中有关彝族方面的材料。它包括用汉文、外文、彝文或其它文字写下的材料。不过本书讨论的范围是用传统的彝族文字写成的，即表意的音节文字著成的彝文文献。

彝族人民对彝族古籍文献的定义和概念是什么呢？彝族语言中对“古籍”一词各地都有不同的称法。四川凉山彝语管古籍称作“特依”。如：“勒俄特依”、“玛姆特依”、“众众特依”、“毕摩特依”等。云南路南一带的彝族撒尼语称古籍为“司波”。如：“尼司司波”、“毕摩司波”、“佐稿司波”等。贵州大方一带的彝语称彝族古籍为“苏排”，如：“纳苏苏排”等。“特依”、“司波”、“苏排”都指的是用彝族文字写成的书籍。

彝族古籍文献所包涵的内容也并非一成不变。今天人们常说的彝族古籍文献，主要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即使是文字写成的，没有多大历史价值的，也不称为古籍文献，它只是一般的古书。“有历史意义的比较重要的书面材料”这一提法，容易把“文献”与“文物”混为一谈。现在，彝族历史遗物中正发现着越来越多的彝文写下的材料。如南诏废墟砖瓦片上发现有支零破碎的彝文，这些文字符号虽确认是彝文，但目前还无法释读成句子和

探明所载的内容，仅只认作一种文字符号而已。象这类东西只是“文物”，不是“文献”。“文物”与“文献”是两个互有联系而又有重要区别的概念，在研究目的上，它们分别属于不相同的两门学科。彝族历史遗物不少东西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性。有些东西无法从意义上严格区分它们的属性。如：云南《普沙摩崖碑》、《禄劝镌字岩彝文摩崖》、贵州《成化钟铭文》、《水西大渡河建桥碑》等都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性质。倪波等著《文献学概论》一书把文献定义概括为：“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根据这一定义，文献所包括的范围比较宽。彝族历史遗物中的“文献”种类也比较多。所以，根据彝族的历史与现状，我们把古籍与文献并在一起，称为“彝族古籍文献”。

上面说过“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载体”，时间年限很宽，只要是带有知识性的前人的力作就行，如近年的一般档案，现代图书及其情报资料都可列为文献范畴。而“古籍文献”就要受时间限制了，顾名思义，古籍文献必须是古时写下的文献。那么它到底古到什么年代才算古籍文献呢？彝族古籍文献上、下年限以何时为定界？过去人们没有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从汉族古籍的年限分期来看，上限时间定为春秋末战国，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研讨会上，部分专家曾讨论过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年限划分问题。有人主张彝族古籍文献的上限以文字的成形并用于文献记载为起点，下限为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为止。我觉得这个提法符合彝族古籍文献实情。至于上限年代的定界，即文字的产生并使用于文献记载的具体年代，是很复杂的问题。这里不作具体年代的讨论。汉民族的古籍

下限定为清朝末年，为何把彝族古籍文献下限定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这是从整个彝族社会发展进程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广大彝族地区的社会生活还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部分彝族地区尚残存有明显的原始社会痕迹，大、小凉山还处于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形态，广大乌蒙彝区和部分哀牢彝区还处于封建领主土目制的社会形态。这种古老的社会形态下保存下来的古籍文献决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社会发展阶段。多种情况表明古籍文献的发展要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发生了根本的突变，但是作为语言文字及传统的民族文化不会发生很快的变化。有鉴于此，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彝族古籍文献基本保持了它的原有风貌。再则，彝族古籍文献多为众人之手千锤百炼而成，所以现存的古籍文献无法严格区别因年代不同而古籍文献的年代先后。1949年以前保存下来的彝族古籍文献，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明显的不同，很难分出每种书何为古本，何为近本。若不以新中国成立以前为限，而参照我国古代历史分期的鸦片战争或以汉文古籍的清朝末年为下限，那势必引起彝族古籍文献整理工作中人为的混乱。所以彝族古籍文献下限定为新中国成立以前是符合实情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制作的彝文文献是否还算为古籍呢？对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假若是新撰写的书就不应算为古籍文献了。假若是抄原有的文献，且抄时没有妄加修改，还是算为古籍文献。因为彝族古籍自古以来就以相互传抄来流通传播。虽属近来传抄，但传抄内容仍为古籍文献，其古籍文献性质还没有变。

（二）彝族古籍文献的起源

探讨彝族古籍文献起源，对全面深刻认识彝族古籍文献有着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恩格斯把文献的起源提高到一个民族文明起源的高度来认识。可见探讨古籍文献起源的意义超过古籍文献学本身。彝族古籍文献的产生宣告了彝族摆脱野蛮、蒙昧的时代，进而跨入人类文明的门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彝族古籍文献产生之日就是彝族进入文明社会之时。

关于彝族古籍文献起源问题，前人没有作过专门研究，无从谈论前人研究观点。这里只好借助史料，共同探讨彝族古籍文献的起源。关于彝族古籍文献起源问题彝文和汉文史料都有记载，民间也有种种传说，下面分别叙述，笔者再根据各种材料谈些自己看法。

彝文古籍文献中的记载：

《西南彝志》卷三载：哎穆穆十代，人们心里想，口里讲，手上写。卷七载：呗博耿奢哲，有条有理地讲述，密尼么姑娘，得心应手地书写。

《彝族源流》卷一载：即著《铸易》，眼看手来写，哎以千计出，君王产生了，知识数不尽，将影象收录。哎哺九十代，宇宙九霄宫。乾坤六白段，中间的六合，全载《铸易》上。哎未产生时，先出现灵光，灵光现过后，灵光即闪逝。天未产生时，先现牵天影。尚未织地时，先现织地影。造就六十宫，哎哺氏六代，住六十宫里，汲知识，又

吸收见闻，哎哺源形成。《铸易》也著成，书写如龙舞，撰三部金文。哎哺两圣贤，集思广益的，想的以千计，上亿有条理，心想口来讲，眼看手来写，哎哺源九十，就是这样的。

《彝族源流》卷二载：在珠候卧候，住一氏贤人，识美天地，知识如雾涌，密集如云星，列出美天象，见识似弥漫，耀日照面容，皓月映身躯，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天上繁星闪，耀日皓月明，既有皓月照，星也闪烁着……哎哺传代，哎哺好女根，传到娄师颖。耀日皓月照，明君住丽地，丽树开盛花，白鹤鸣声脆，白鹤传知识，发展了知识，如大海碧澈，青鹏望得远，青鹏诵见闻。出了个贤人，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快速写知识，连写在锦上，锦上花朗朗，书卷好比日生辉，是卧师颖这样做……在大地宫里，住一族贤人，长着美丽的容貌，生骄体慧心，生慧眼灵舌，贤人语琅琅，知识很丰富，说话好象金钟鸣，读书之声惊云星，写字如水流。如星斗出齐，武侯出现了，大地有九方，九方的九宫，坐九位贤人，好比九轮日月照，文字若星布，知识遍九方，见识有九宫，诗歌是天地精华，就是这样的……圣贤洛慕能，住在天宫中，圣人穿银袍。身躯生银辉，胸有明亮心，做高尚的穿银袍。身躯生银辉，胸有明亮心，做高尚的人，心想圣贤事，手写圣贤文，写书手不停，著作生辉，开知识卷册，贤文很完美，象繁星密布是这样说的……明星亮晶晶，心里想明星，知识多如星，想的很深奥，心豁然开朗，思绪如雾涌，想的广如天，思绪如雨注，想到了哎哺。象一团白雾，边想边陈述，哎哺的九十根源，眼看手来写，就是这样的……

《尼苏夺节》“文字、伦理”篇载：图纳出世后，小时没文字，长大不识字。长大十五岁，善良的图纳，朝思又暮想，活在人世间，要是无文字，祖宗不认识，道理更不知。书籍和文字，究竟在人间，还是在天上，我要去寻求……天上六神主，把五卷理书，赠送给图纳。图纳善良人，接过书五卷，叩头又作揖，再把六神献。拜后站立起，脚板不落地。顺着一阵风，回到人世间……

马学良先生三十年代曾到云南武定、禄劝一带调查彝族礼俗，对毕摩及其彝族古籍文献作了专门调查，根据文献记载及其神话传说资料，撰写了《傈族的巫师“呗毫”和“天书”》一文。该文中曾写到“据谓古代天地曾有三大大变化……第三次变化则为洪水泛滥，天宫派了三个呗毫，携带经书降临，拯救人民，三个呗毫各骑黄牛一头，把经书系在牛角上，不料渡过汪洋大海时，牛角上的经书，被海水浸湿了。呗毫降到凡间，洪水退落，便把经书放在青树叶上曝晒，结果被青树叶黏破了一半。因此现存的经书，仅得原数之半。所以现在呗毫每当作法术诵经之时，必先在祭场上插些青树枝，意即抵补已失之一半经书。或谓当曝经之时，被老鹰抓一半，故现在云南禄劝县一带之呗毫，每于诵经时，头戴笠帽，缘上系一对老鹰脚，亦即以鹰脚补充损失之一半经书。又呗毫因骑牛下凡，因此现时有些呗毫，追念牛为其祖神下凡时之伴侣，所以不吃牛肉，也是根据这个传说来的。”

“傈族的经书既是呗毫由天宫携带下凡的，所以傈胞视经书为天书，必恭必敬。平素呗毫把天书藏于木箱中，置诸高阁，每日焚香虔敬，在举行某种法术之前，必先祭经书，方有效验。经书是历代传抄的旧书，用到再不能用时，

便祭后焚化，不敢任其污烂，或赠送他人，可见他们对经书的敬重。”

《爨文丛刻》载：从人类始祖希母遮之时，直到撮侏读之世，共有三十代人……二十九代武老撮之时，承蒙上帝差下一祭司密阿叠者，他来兴祭奠、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初备。

汉文史料中也有有关彝族古籍文献的记载。

《华阳国志》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候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乐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

《滇系·杂载》云：汉时有纳垢之后阿畸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

《新纂云南通志》卷九载：唐阿畸，纳垢酋之裔，隐居半筒山修行，有道，撰爨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字，号曰“黠书”爨人至今习之，占天时人事，亦多应验。

《天启滇志》卷三十载：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

以上各种资料对彝族古籍文献产生的记载不尽相同，但是有两点是一致的。一、彝族古籍文献产生于远古的母系社会，《西南彝志》中的“密尼么姑娘”和《彝族源流》中的“哎哺好女根，传到娄师颖”，密尼么和娄师颖都是彝族古籍文献产生和形成中的关键性历史人物，她们都是母系社会的女性，由此可见，彝族古籍文献产生于母系社会。至于密尼么和娄师颖是那一历史年代的人物或彝族古籍文献到底产生于那一具体历史年代还有待深入探讨研究。有

关年代问题汉文记载里有说两汉时期，有说唐代，至于在汉朝的那一年代或唐朝的那一年代就没有交待了。二、彝族古籍文献起源于宗教，诸多文献资料共同反映了这一问题《爨文丛刻》中所述的承蒙上帝差下一祭司密阿叠者，他来兴祭奠，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初备。《尼苏夺节》中载的天上六神主，把五卷理书赠送给图纳。图纳善良人，接过五卷书，叩头又作揖，再把六神献。拜后站立起，脚板不落地，顺着一阵风，回到人世间。《倮族的巫师“呗毫”和“天书”》中所说的天宫派了三个呗毫，携带经书降临，拯救人民。系列资料无不说明彝族古籍文献起于宗教。纵观彝族古籍文献，其起源悠久，它的起源动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它植根于各种“土壤”之中，吸收各种养料，所以它才长成了古而不朽的“万年树”。

二、彝族古籍文献的材料种类

彝族古籍文献，材料种类比较多，有树木文、骨头文、竹简、布帛与兽皮书，有金石铭文、纸书等。多材料的文献所用的文字基本一致。多物质为载体的彝族古籍文献，到底哪种在先，哪种在后，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彝族古籍文献由多种形式组成，所以显得丰富多采。多材料的彝文文献，留下了彝族先民为彝族古籍文献的发展多头尝试的足迹，反映了彝族先民富于发明、勤于实践，善于总结的优良精神。

（一）树木文

文字产生后，人们利用周围的自然物来使文字产生效用。历代彝族人民栖息深山密林中，树木自然成为彝族先民用于记载和传播知识的材料之一。由于树木容易腐烂，不易保存，所以目前尚未发现彝族先民留下的远古时期的“树木文”实物，现在只能凭借文献资料记载来探讨彝族历史上曾广泛使用过的树木文。据《西南彝志》卷五载：“从前天地间，男的不知娶，女的不知嫁，知母不知父，跟禽兽一样，居住着的啊。当初有个人，他叫哺额克。他在土地上，种植了五谷，传授了耕牧。他观察天象，又观察地面，造犁头耙子，耕山林原野，禾苗密密种。地上住的人，耕牧兴起了。哎君不知年，纪年树上看，哺臣不知月，纪